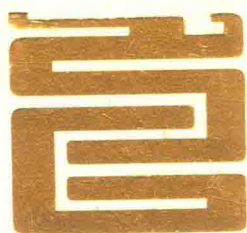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MUSEUM ANTHROPOLOGY
追踪行业轨迹 发声学术前沿 推动行业发展 READERS

2015

民族出版社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MUSEUM ANTHROPOLOGY
READERS

追踪行业轨迹

发声学术前沿

推动行业发展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2015 /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编辑部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105-14208-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民族博物馆—中国—文集 IV. ①G269.2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4571号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2015

责任编辑 陈萱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10千字

印 张 18.5

定 价 30.00元

书 号 ISBN 978-7-105-14208-8/G · 1984 (汉 966)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64224782

编委会主任	顾群
编委会副主任	韦荣慧
	张志文
	郑茜

主编	顾群
副主编	郑茜

执行编辑	吴洁
特邀编辑	唐兰冬
	白英
	罗攀
	周玉州
	李丹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编辑部

电话传真：010-82684383

邮箱：yanjiubu3@sina.com

目 录

理论

民族学博物馆与其分类方式 弗朗兹·博厄斯 著 吴洁 译 /2

关注：民族志影像与博物馆

在视觉深描中看见，在真实影像中典藏

——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记略 罗攀 /9

影像收藏如何触碰博物馆传统价值观？ 郑茜 /20

21 世纪：文化的担当·使命·梦想 白兰 /24

鄂伦春百年影像论坛 /29

《难产的社头》展映讨论实录 /44

中国影视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庄孔韶 王建民 张雅欣 /49

人类学电影的真实与美学 张小军 胡台丽 /54

留住民族影像中的文化记忆 陈湘 梁黎 /58

探源

环境变化与西辽河地区最初的复杂社会 温科学 刘潼 /62

鄂尔多斯行政区划朝代更迭简述 王龙 /82

文物

匈奴王国的鼎盛及其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 安丽 安英 /92

解析蒙古族萨满法服装饰符号的文化象征意义 邱先鹏 /107

回族“汤瓶”小考 蒋佳宁 /128

浅析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构成及美学特征 周玉州 /137

清世祖福临“顺治乙未仲冬”御笔书画小考 杜恒伟 /147

天山阿尔泰山古代游牧民族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 吴艳春 /153

田野

三江平原、松嫩平原流散古代民族文物调研述略 伊葆力 李新泉 /172

哈尼族传统文化美学观察（下） 白玉宝 /209

文化遗产

论辽代契丹腹地汉人壁画墓的特点

——兼论与幽云地区汉人壁画墓的比较 黄小钰 /219

鄂温克族狩猎行为初探 马颖 /232

从傣族传统工艺看佛教文化的影响与渗透

——以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镇城子村为例 李兴力 /242

贵州铜鼓及铜鼓音乐文化概览 蒋英 /252

《白纛舞》的源起、流变及其传承弘扬的思考 王俊 曹化根 /265

实践

民俗类展览中的复原陈列所产生的教育作用

——以新疆区域博物馆部分民俗展为例 康萍 /278

理论

民族学博物馆与其分类方式

弗朗兹·博厄斯*

吴洁*译

译者按：19世纪晚期的美国人类学仍以“文化演进”为主流思潮，这种思潮也深深渗透在博物馆展陈体系中。而此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对史密森学会民族学主管欧提斯·梅森（Otis T. Mason）教授的博物馆展陈观念之批评，挑战了物质演化阶梯式的分类方式。作为后来的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对民族学博物馆分类的论述，已经具有“文化相对论”的雏形。他在陈列民族历史与环境方面的观点，对今日的民族学博物馆仍有启发意义。

在我评论欧提斯·梅森教授的民族学方法观点之后，他的回应主要是对实施国家博物馆藏品计划做了修正。既然这个计划是基于梅森教授从哲学角度上对民族学

* 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博厄斯曾任职于德国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部，他反对社会进化论，倡导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人类心智一致”，没有高低之分，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该观念被运用在展览上。“我们希望有一套收藏品，依据各个部族来安排，这是为了传达每个群体的特殊风格”——在将不同文明置于低级向高级演化观念盛行的时代，这一观念极富创建。

* 吴洁：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

问题的思考而产生的，我们理当再三审视，以认识梅森教授的价值体系。

梅森教授的主要对象是那些针对所有种族和国家各种创造的研究。我充分意识到：有一个观点在过往与当下仍是许多学者的共识，甚至在当我满怀兴致地阅读曼特伽扎（Mantegazza）关于成立“心理学博物馆”的计划书时也发现如此，即：民族学博物馆根据族属来布置陈列藏品。我之所以对梅森教授特别提出批评，一是基于他在美国民族学家中的身份，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他的理论很可能对国家博物馆大宗藏品的陈列方式产生极有份量的影响。

关于民族学研究，我认为这门学科的目标是去理解那些被称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现象，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是去理解这些现象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以及生理和心理学基础。这两个分支之间彼此对立，其关系就像是生物学和所谓的系统“器官学”一样相悖。或者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开展地理学研究时，自然科学试图从现象中推导出规律，而宇宙结构学则注重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即这两个分支具有等同的科学价值。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哪一种方法必须在各种民族志研究上加以运用。民族学现象是人类体质和心理特征的结果，其发展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因此要获得科学的结果，这两方面问题都需要顾及。前期研究应该针对其环境，而最终的研究目标是对人类生理和心理学发展特征的历史与规律的认识。“环境”是国家的自然条件，也就是诸如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现象。而且，对当前环境研究也仍有不足：人类的历史，移民地区的影响，以及其所接触的人群都必须加以考虑。以上这些现象，都可能被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捕捉到，或者可能在巨细靡遗的各种历史学研究中有所可循。

民族志研究的第二个部分相当困难。人的身体和心理特征本身是环境作用于行为的结果，当下的特征总有迹可循。人们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留有印记，这些印记不可能被未来发生之事所抹去。因而也显示出一个人的性格成因是极其复杂的。有两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一个显著的表现：例如在相距甚远的地方发现了相似的器物，且彼此之间并没有共同的起源。对这些发明进行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梅森教授的方法，

既对现象进行比较，然后通过类比得出结论，这就是演绎法。而另一种方法是研究各个部落中由于共同心理因素所引起、或受共同环境影响所产生的某种现象，也就是追寻单一现象的全部历史，这种方式即归纳法。若根据这种研究方法，按照部落陈列博物馆标本可算是唯一合格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能呈现自然与民族的环境。

举个例子来说，建立一个博物馆，对有机体如何适应环境进行详细阐述的想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种研究旨在去发现生理规律或者是导致产生适应的多元因素。分类和陈列必须与环境一致，以便显示出环境对不同有机体的影响。

民族学收藏即与此相似。其研究目标与心理学相关，而研究方法则是针对环境的。环境既包括自然，也要考虑周边族群，因此相关陈列也必须兼顾自然与人文，这也是唯一能展现出某一现象的特征与周边环境的方法。

目前，对演绎法主导地位的制约已经是科学发展大势所趋，而同时类比法论证也不尽如人意，类比法甚至被视为是人类绝大多数错误思维的根源，甚至被归咎为那些处于原始状态的文化中、甚至某些高级文明中的宗教与其他思维方式的根源。科学的发展不断冲击类比论证法的主导地位，并提出对归纳法的需求。

我们不可高估类比论证法的心理和科学的价值，即它是发现问题最有效的方法。诚然，这种方法在早期的哲学体系中一度十分活跃，甚至时常启发科学家们产生那些如醍醐灌顶般的宏伟思想。但是，只要归纳法有用武之地——并且我们相信它的主导作用将与日俱增——归纳法就必须详加彻查那些经由演绎法而建立的观点。因此，我应该把梅森教授的体系当作一种建设性意见，但是并不适用于科学研究，因为它并不允许运用归纳法。

但其实即便是这样的认知也要有限度。梅森教授把技术性观点作为国家博物馆藏品陈列的核心理念，这仅仅是一方面的意见。在曼特伽扎所提出的“心理学博物馆”里作为主导思潮的大视野之下，更是极为有限的。

举个例子来说，某种“嘎嘎声”并不单纯是制造噪音的意向所产生的结果，也不仅是运用某种技术方法达到的效果。在上述因素以外，噪音可能是宗教观念的产物，因为各种噪音可能被用于唤醒或驱逐灵魂；噪音也有可能是孩子们玩闹而产生

的结果，噪音的形式甚至可能是人类某种艺术的特质。因此，同样的器物可能分属于心理学博物馆的不同部门。

让我们进一步探究梅森体系赖以建立的心理学原理，其主导思想是技术。工艺的根基是各安其位，其结果，是使用器物之目的必然导致其归类原则。比如各种各样的烹饪用具和其他涉及餐饮的展陈品应该被归为同类。然而用陶土制作某种器皿的事实，并不能导致为此专门成立陶器部门。陶作为质地，理应是附带属性，和所探讨的心理行为学不在一个层面上。

有种观点修正了心理学博物馆内根据发明进行分类的方式，修正的依据是每一种发明被使用的广度。举例来说，一种陶器也许在某一个部落颇为罕见，而在其他部落则较为普遍。但是在这类个案中，分类的依据并非器物的用途，而是生产制作中采纳的法则。因此这类标本并没有根据梅森体系进行布置，把服务目标各异的物件归为一类。所以我不认为凭借这一点修正，就足以使制造技术像梅森教授所认定的那样，成为民族志藏品陈列的基础。

我们有理由在民族学或在其他类似的科学领域——如生物学——分外谨慎地使用类比论证法。如前文所述，历史事件总会投影于人在当下的特征。在我看来，这一事实可谓达尔文主义的巨大成就，从而使对生物学与心理学进行物理呈现成为可能。这个事实可作此表述：一个有机体在某一时刻的生理和心理的状态，是它整体历史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生物学或民族学现象的特性和未来发展并不纯如其表象，也不尽如其表述，而需要参照其整体历史。物理学家必会对此深有感触。两种现象的外部表征可能雷同，然而内在性质却有所差异，因此依据外部表征做出的类比法论证可能带有欺骗性，就像梅森教授的藏品所表现的那样。这些评论表明，同样的现象可能有完全迥异的成因，且我的观点并不与这条颠扑不破的公理有所冲突——相似的结果来自于相似的原因。尽管类似的原因也许会产生类似的结果，但类似的结果不见得具有类似的原因。

综上所述，在总结阶段，我还是要说梅森教授和道尔先生二位所论述的问题是颇具实践性的。关于这一问题，我与道尔先生意见一致，相信按照部落陈列的民族

志藏品将会使公众获益良多。

对于梅森教授用西洋跳棋的方式来布置藏品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民族学的一切现象都是独特的。我们可能不得不让一大片陈列柜空置，因为有些现象仅存在于少数部落中。那些重要的民族学现象，诸如部落的历史发展、周边环境的影响等等，也几乎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陈列。在我看来，民族学收藏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佐证这一看法：文明从不孤立，文明应该是相对的，而且我们的认识与概念的真实性只在我们的文明发展程度范围内有效。我相信，若藏品的排列以部落来划分，这一目标才可能达成。第二个目标是第一个的延伸，即显示每一种文明的程度是地理和历史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这种安排方式有时会打破部落排列的顺序，以便于显示标本的历史顺序，但是我认为后一个目标从属于前者，因此可以考虑用复制品来进行观念阐释，这也是对部落里发生的全部事实适合的解释方式。当然，由于标本匮乏，也鉴于我们知识的局限，通常难以实现，但这是我理想中民族学博物馆的样子。我在这里再一次声明，我并不全然反对曼特伽扎心理学博物馆的观点，它对科学的发展将有相当的建设性和重要意义，但是我认为民族志博物馆的方式，在控制心理学收藏中显示的类比观念上不可或缺，也将是显示人类文化状态的唯一方式。

（原文发表于《科学》第九卷，1887年6月刊）

关注：民族志影像与博物馆

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的“2015年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是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辐射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规模的、具有历史纵深性的民族题材纪录片展映活动，具有开创性意义。

始于20世纪初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实践，因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一大批呈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形象的国家影像而逐渐形成一个电影类型。60多年来，这些影片汇聚成一部独特的影像史，大大拓展了中国纪实电影的地理版图和文化版图，在国家整体的纪实电影结构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尤其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族题材纪录片逐渐兴起一个高潮，成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在本世纪进入一个收获期。

本次影展以“在视觉深描中看见历史，在纪实影像中典藏记忆”为宗旨，致力于搭建一个全面的展示和收藏平台，使

优秀的民族志影像创作者及其作品浮出水面。此外，中国民族博物馆特别设立了“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志电影永久收藏奖”，并经过评委会评审，最终评选出了金奖、银奖、铜奖及特别奖。此举试图通过博物馆神圣空间对于优秀民族志影像的永久性收藏，呈现出影像作品对于民族博物馆场域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本次活动特设的“鄂伦春百年影像展映暨论坛”引人注目，体现出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创新性展示理念——从20世纪20年代5000多张鄂伦春图片资料中精心选出的20帧图片，以及从过去一百年间鄂伦春纪实影像中遴选出的四部经典民族志影像作品，连同从中国民族博物馆馆藏文物中精选出的20件鄂伦春传统游猎时代文物，共同构成了“图、影、物”三个维度的历史对话，全景性地展现出鄂伦春在一个世纪间的巨大历史变迁。

本次影展激起了极大反响和共鸣，引起了视觉人类学界的高度关注，清华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及中央民族大学视觉人类学研究所，亦在回顾展期间举办了相应的学术活动。

本期“关注”栏辑纳了此次影展的部分论文、论坛发言及总结资料，旨在通过这些代表性文本的呈现，为未来民族志影像在博物馆里的开展及中国当代视觉人类学的发展留下一份可供历史索骥的档案资料。

在视觉深描中看见，在真实影像中典藏 ——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 回顾展”记略

罗攀*

一、影展缘起

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体现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到剧烈的全球化冲击。从国家到个人，从由文化自觉而引发的自发保护行为，到利益驱使的传统再建构运动，尽管这一波热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留存珍贵文化、技艺或艺术的作用，但单纯的技艺保护终究只是延续了文化的表面。如何留存作为文化内质的历史与记忆，更应该被普遍关注与探讨。

对于博物馆而言，在全球化不断冲击下保护与收藏民族记忆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民族志纪录片秉承人类学的理论性与影视学呈现方式，能为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文化遗产等研究提供最直观有效的资料。从一般意义的博物馆工作来看，民族志纪录片具象地呈现着族群文化，并全面展演了物体的文化空间，因此对完善与丰

* 罗攀：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博士。

富展品信息、进行展陈方案设计、复原与展现物品的环境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从长远发展来看，实体存在与线上虚拟相结合的博物馆将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纪录片具有独立展陈放映的可行性，又具备在线分享的条件，符合博物馆未来发展的需求。而从博物馆的研究与社会教育功能来看，参与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与理论建构，并为之提供面向社会的渠道，已经是海内外许多国家级博物馆正在践行的道路。基于上述原因，作为中国最权威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收藏、展示、研究、保护中心，中国民族博物馆于近年开始多方探索民族志纪录片收藏的方式。

2014年底，中国民族博物馆为推进民族志纪录片征集工作，特邀部分民族志纪录片行业的专家学者举行论证与咨询联席会，探讨举办民族志纪录片展映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进一步了解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生产与发行现状和作者需求。联席会邀请了云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相关影视人类学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讨论。会议达成了以下共识：首先，目前中国民族志纪录片正在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影片的拍摄手法、内容、水平都极其丰富，但仍然存在国内的认知度不高、成果限于业内交流、缺乏收藏与公众传播渠道等问题。其次，类似活动已有成功经验，国内已经有部分博物馆认识到了民族志电影的重要性，如广西民族博物馆已经成功举办三次国际民族志电影节，吸引了大量国际与国内人类学民族学者、纪录片导演和乡村影像作者，并发掘了一大批精彩作品。最后，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上，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与收藏，将能促进对民族遗产“记忆”的记录。中国民族博物馆凭借国家级博物馆的权威性举办民族志影展，必将是博物馆与民族志纪录片作者的双赢盛事。一方面，获得国家级博物馆收藏资格这一殊荣，将极大地促进民族志纪录片作者的参与积极性，更加推动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发展；另一方面，影展的宣传效应必将为中国民族博物馆征集民族志电影拓展渠道，整合相关学术与民间资源，从而扩大中国民族博物馆影响力，并极大地丰富馆藏。学者和北京民族电影节组委会还倡议中国民族博物馆设立“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志电影永久收藏奖”，以鼓励民族志纪录片创作者。

联席会论证了举办民族志影展的可行性，也综合讨论了许多现实问题。其中重

要的问题之一，即是需为参展影片谋求合法性身份，获得公开放映的许可。为此，中国民族博物馆谋求与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合作，在其2015年主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民族电影展”中，开设“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作为电影节的特别单元。其中未采用学术惯例“民族志”纪录片的说法，是在多方协商后使用“民族题材纪录片”作为单元名，以规避可能出现的理解问题。

二、影展过程

前期：资料、主题与渠道（2014年11月—2014年12月）

在确定与北京市民委合作举办影展后，前期的准备工作，共分为资料收集、确定主题与单元模块、开拓征片渠道三个主要方面。这些方面均以中国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为主力，并在相关专业学者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准备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同时也便于在后期进行更高品质、深层次的学术交流。

为了解海外博物馆开设影展的目标、内容与经验，中国民族博物馆收集了法国真实电影节、蓬皮杜艺术中心人类学影展、美国自然博物馆米德人类学电影节的相关历史资料和各届主题类型并逐一分析。随后，派遣工作人员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对其影展的组织流程、预算、会务工作、评审过程和征片渠道进行学习和观摩。在参观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展的过程中，中国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民族志纪录片作者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听取作者的意向和需求。作者普遍反映对公开放映渠道、发行展示平台、交流空间有较大需求，建议举办高质量、高平台、交流性强的影展，架设起学术机构与作者、观众与作者之间的桥梁，并开拓展示与实现公众化的渠道。

为使影展征片能够做到高品质、有的放矢，并且保证后期交流的质量，中国民族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和实习生，建立了国内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影视人类学工作站的学术资源数据库。在广泛搜集了国内高校所有开设上述专业的系所院的联系方式后，与其中的几所知名高校建立了联系，如清华大学社会学学院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工作站、